



小
XIAO

冬
DONG

木
MU

小 冬 木

吕 远 诗
董洪元 绘

王大大 扫描
制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

内容说明

这是一个南朝鲜孤儿的故事
他死了，被埋在美国的山下
他本来有家，有爸爸也有妈妈
可是美国军队在他家乡演习
炮弹炸死了妈妈，炸碎了家
反动派又抓走了他的爸爸
从此，他无依无靠
风吹雨打，东跑西爬

美国占领下的南朝鲜到处贫穷

他跟着逃荒的人群流落汉城
警察又把他抓起来送进孤儿院
第二年被贩卖到美国作了苦工
他在葡萄园受尽打骂受尽煎熬
偷表的少爷反倒赖他偷表
起来保护他的黑人杰克被
打死了
他又被三K党绞死在山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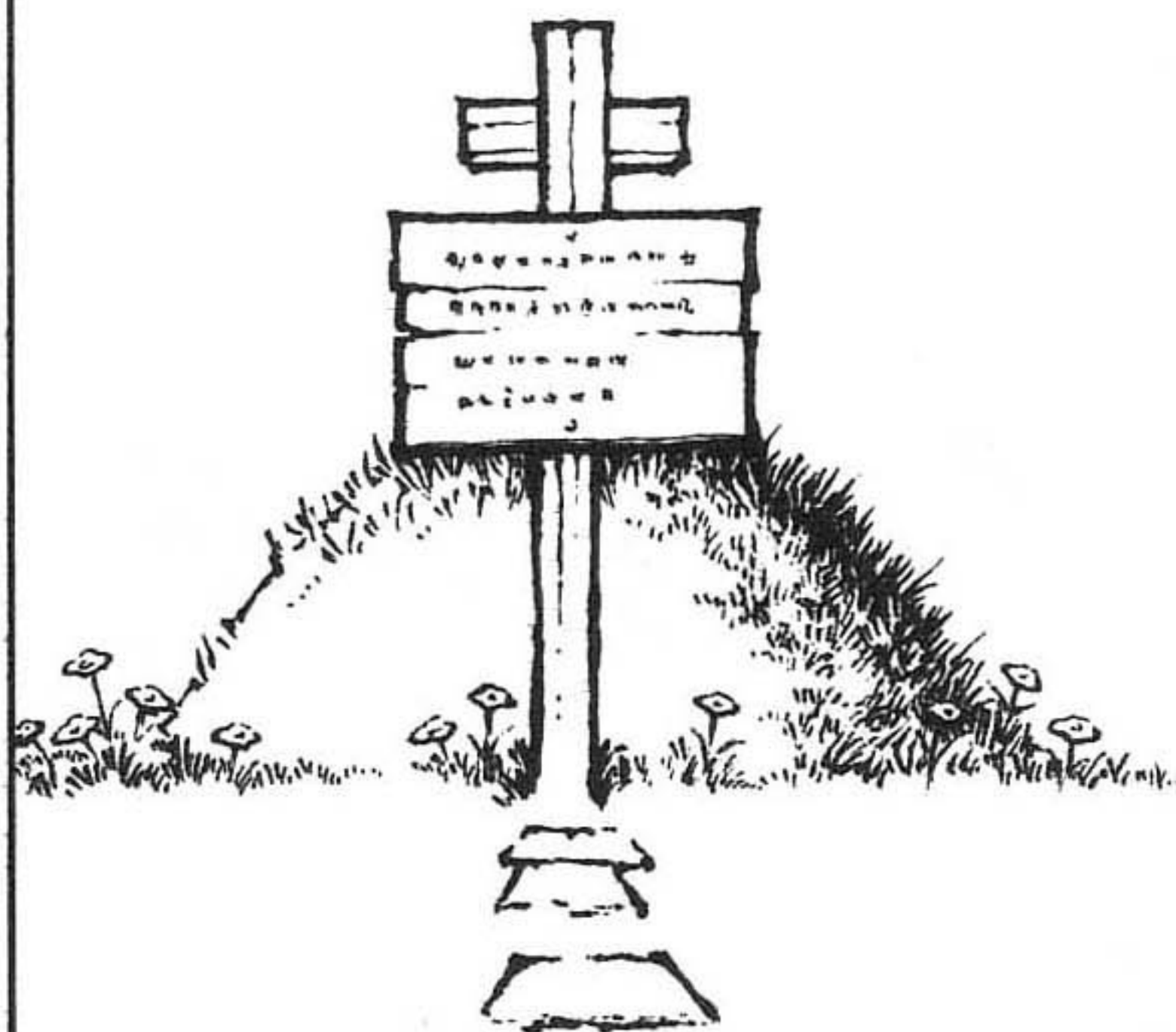
他死的时候刚刚十二岁

本书1965年5月首次出版，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一些提法现已过时。此次编辑出版，我们尽可能地保留作品原貌，以满足连环画爱好者对这部作品的鉴赏、收藏。

在美国的克罗拉多山谷里
有一个小小的坟堆
坟堆前有一个木牌
上边写着四行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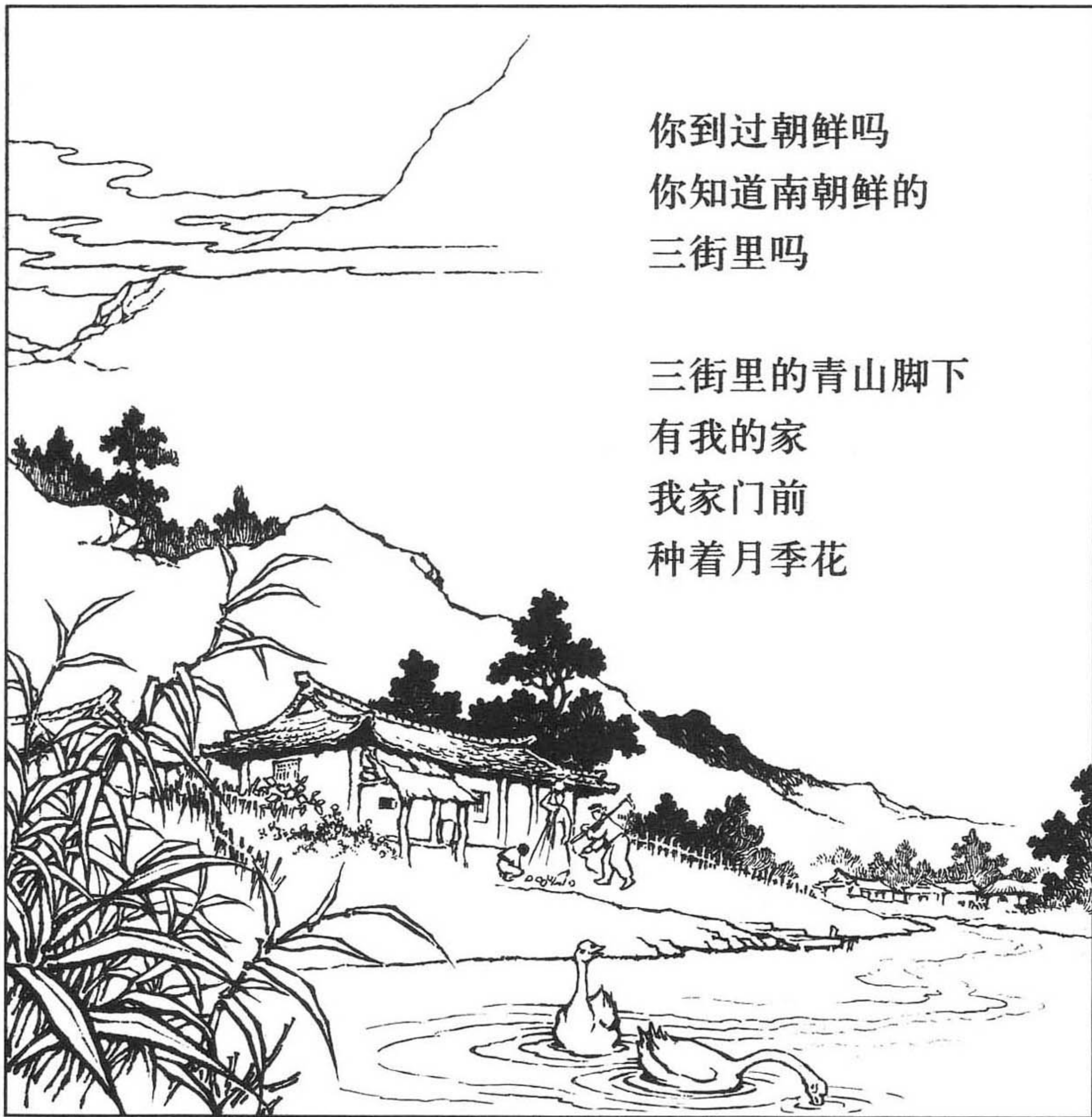
“这儿埋葬着一个黄皮肤的孩子
他两眼望着朝鲜，噙着眼泪
他没有病，也没犯罪
但他只活了十二岁！”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他是谁
他为什么只活了十二岁



你到过朝鲜吗
你知道南朝鲜的
三街里吗

三街里的青山脚下
有我的家
我家门前
种着月季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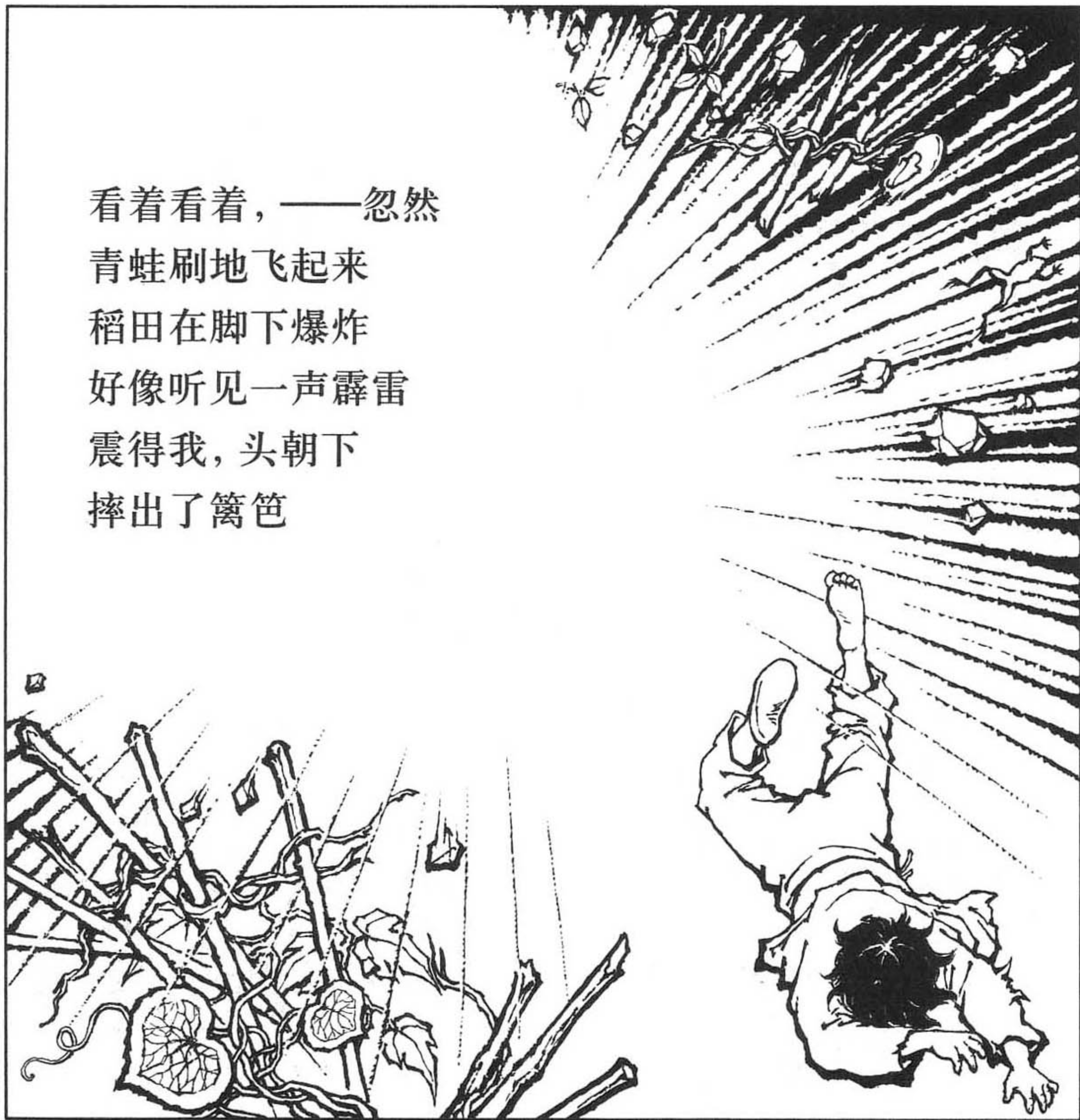


那年端午节
一片好庄稼
妈妈坐在门前
给我缝着布娃娃

我扒着篱笆
看田边的青蛙



看着看着，——忽然
青蛙刷地飞起来
稻田在脚下爆炸
好像听见一声霹雷
震得我，头朝下
摔出了篱笆





四周漆黑漆黑
嗓子又干又哑
好半天，好半天
我才喊出了一声妈妈
——没有了，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门
没有家
没有月季花
没有妈妈



我在灰土里打转
哭着到处乱爬
爬呀，爬呀——忽然
在破门板底下
我看见了妈妈

她伸开胳膊躺着
不呼吸，也不说话
闭着眼，嘴张得挺大
身下流满鲜血
手里握着刚缝好的
小布娃娃

——妈妈死了
妈妈
死了

妈妈为什么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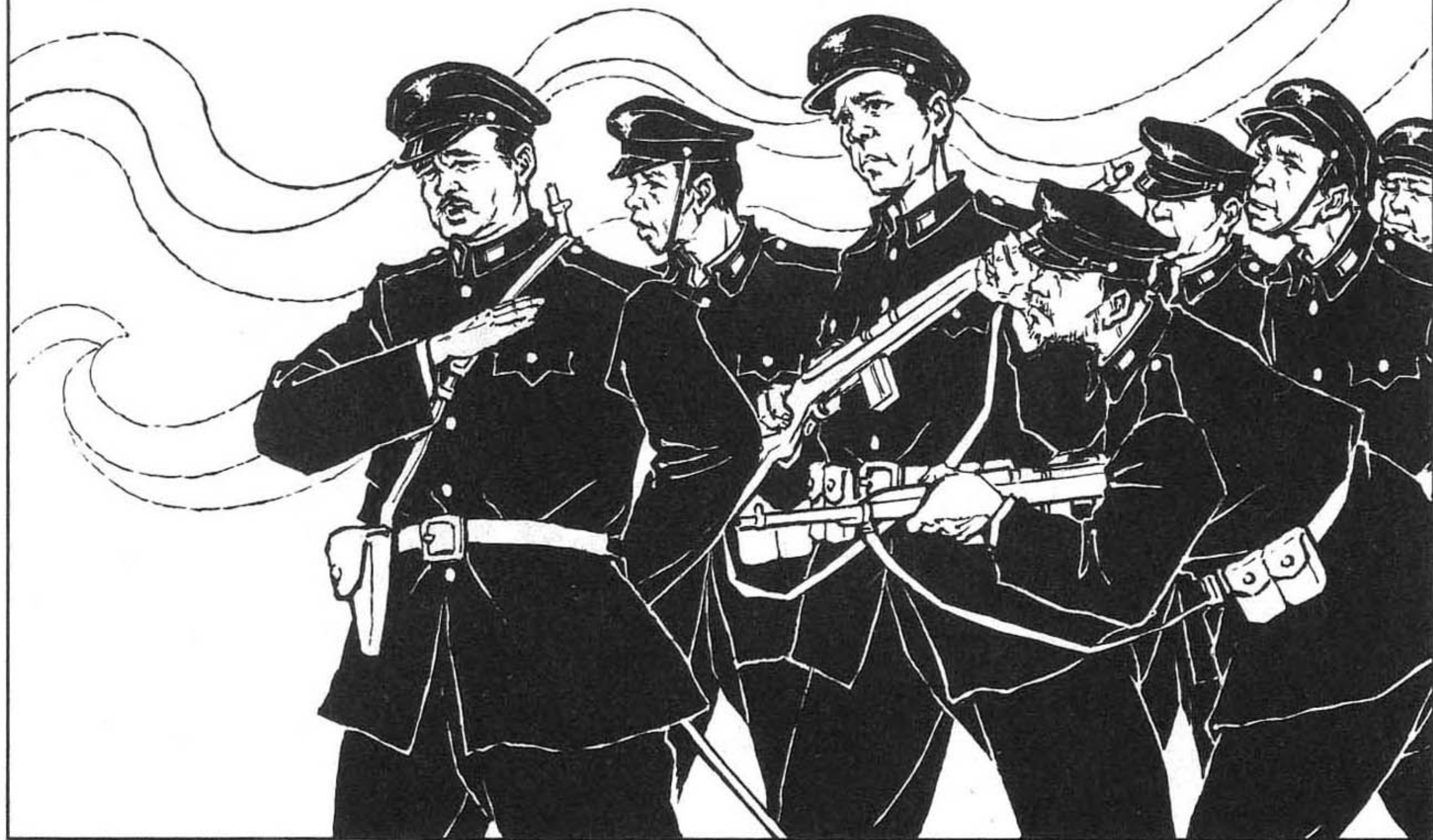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

爸爸从地里跑回来了
三街里的乡亲围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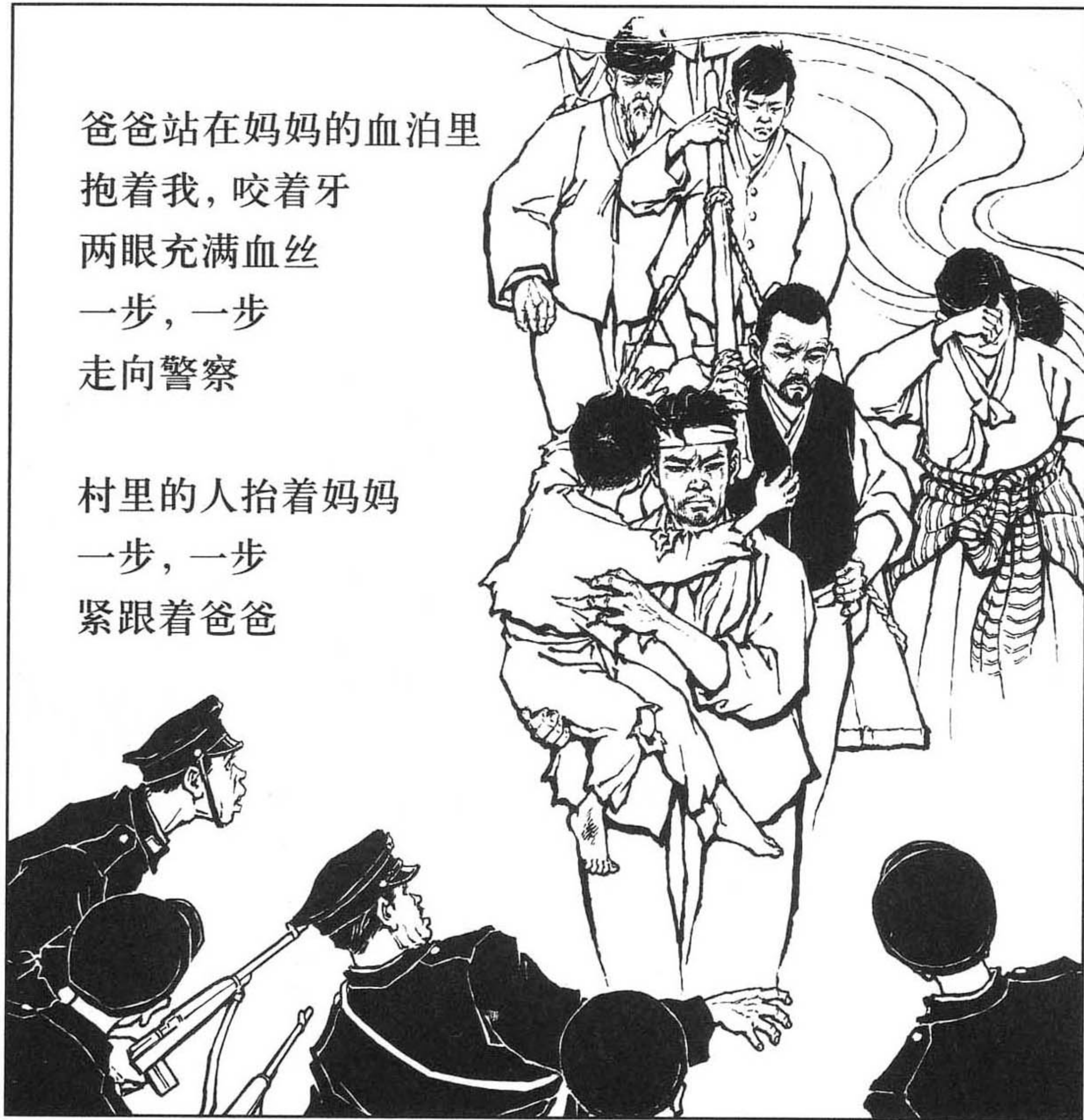
村头上忽然来了一队警察
端着枪，扯着嗓子讲话
“叫你们早搬家
为什么不搬家
山前要军事演习
你不怕炮打

走走走，赶快走
再不搬，惹恼了盟军
他可要开来坦克
嘎啦啦，往你们房上压
看你们怕不怕！”



爸爸站在妈妈的血泊里
抱着我，咬着牙
两眼充满血丝
一步，一步
走向警察

村里的人抬着妈妈
一步，一步
紧跟着爸爸



爸爸狠狠盯着警察
从牙缝里说：“开枪吧
狗杂种，开枪吧
往这胸前，往这孩子的心上
用美国步枪射击吧，不是吗
打碎一颗朝鲜人的心
美国主人，会赏你
十块美金，打吧
为什么不打……”





警察吓呆了
看看爸爸，看看妈妈
一步，一步

退到南山下
乡亲们愤怒地吼着
爸爸手指着警察
“告诉你那美国主子
这儿是朝鲜人的国土
不是美国人的天下
朝鲜人的身体
不是美国人的枪靶
这笔血债必须还
少还一滴饶不了他！”

那天夜里风好大呀
卷着灰土往脸上打
爸爸在风里站着
抱着我，不言不语
望着破碎的家

我在爸爸怀里
哭呵，哭呵，哭着睡了
——梦里，我看见
妈妈，坐在门前血泊里
又给我缝着布娃娃





半夜，我忽然惊醒
一睁眼，我倒在路上

只见大火满天
四处全是浓烟
乡亲们奔跑着
在火光里呼喊
隔着浓烟，我隐约看见
爸爸，被拖进警车
开出了村南
汽车灯，像鬼眼
一闪，一闪
越跑越远



就从这一天起
我成了流浪儿
失去了父母
失去了家园

到底是谁
杀死了妈妈
绑走了爸爸
抢去了我温暖的
童年





坦克的大轱辘
把三街里的稻田压平了
把三街里的蝥蛄压扁了
把三街里的青蛙都压成饼了

三街里成了军事基地
三街里到处是铁丝网

河里的小鱼游走了
树林里的小鸟吓飞了
三街里的田野上
飞机却落满了

山前的小河冻冰了
山坡上的马兰枯黄了
三街里乡亲的烟囱
都冒不出烟了



我没有亲人
没有家
只有妈妈留下的
一个布娃娃

东家吃碗汤
西家喝口茶
冷风里吹
苦雨里打
一件破袄
一头乱发
腰里别个布娃娃
东跑，西爬

河里的小鱼跑了不再来了
树林中的小鸟飞了不回来了
只有田野上的美国飞机呀
却来了再也不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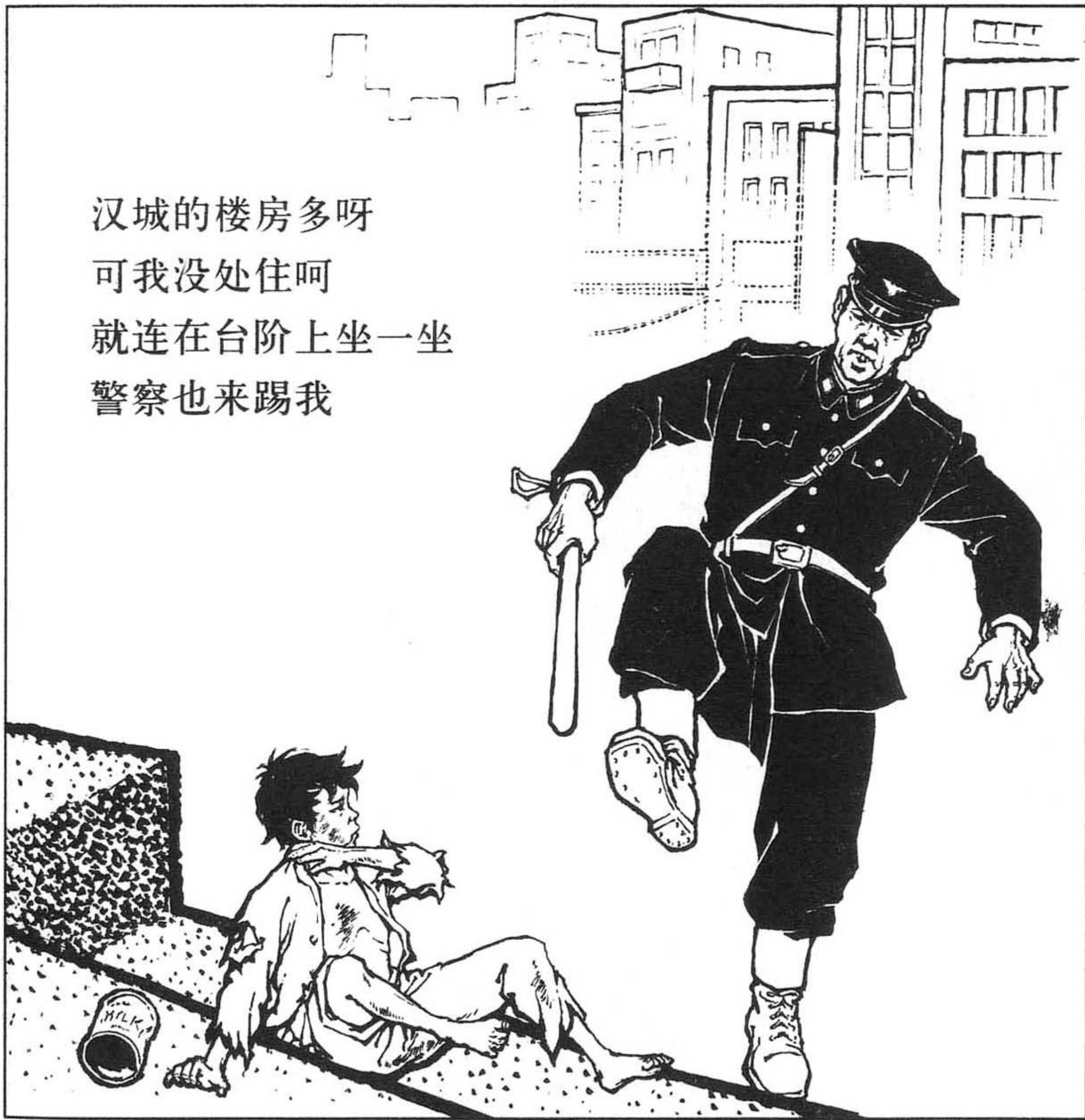
山前的小河冻了又化了
山坡上的马兰枯了又绿了
可是三街里乡亲的烟囱
倒了再也立不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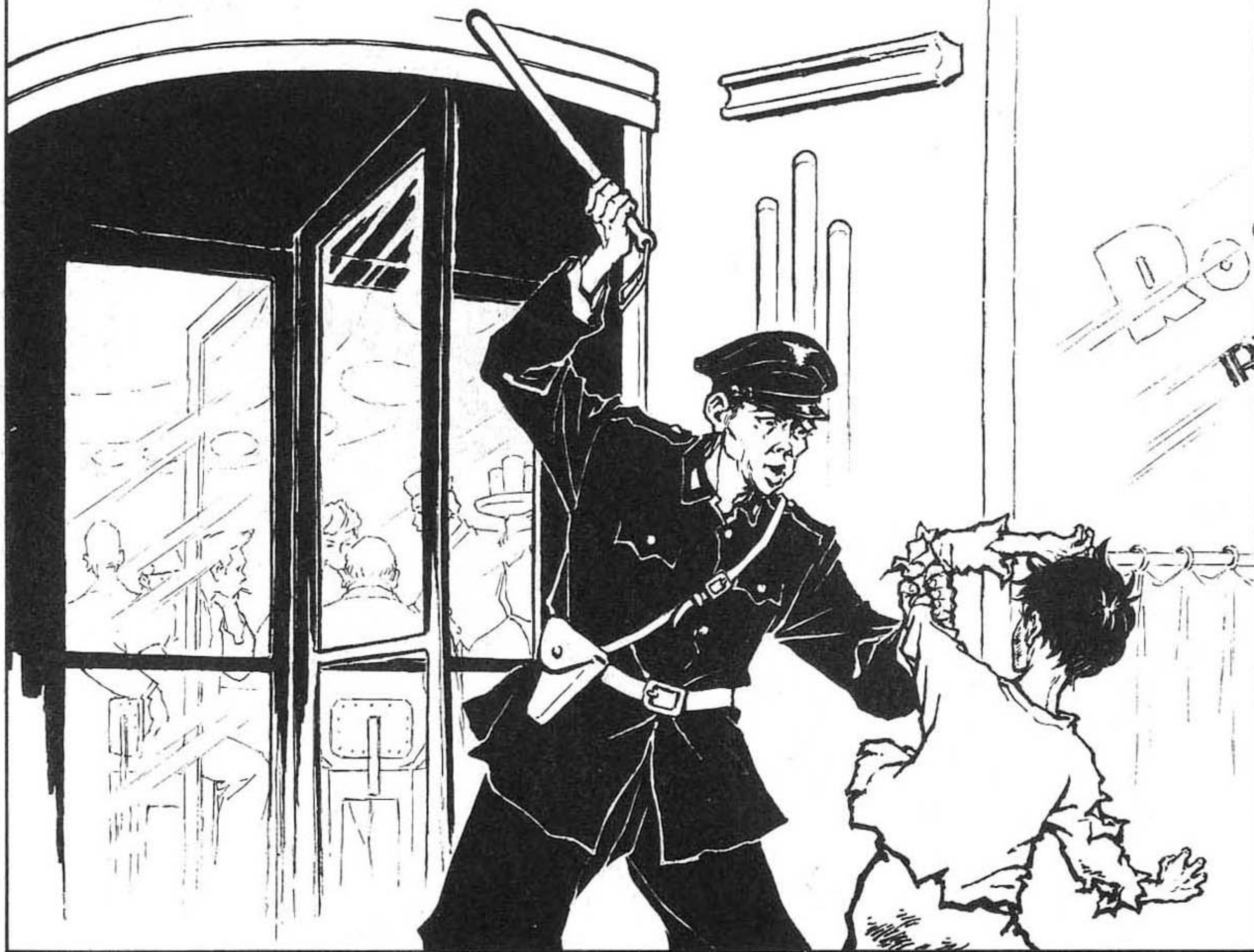
村子越来越空
乡亲越来越穷
我再靠谁呢
——走吧
跟上逃荒的人群
我进了汉城



汉城的楼房多呀
可我没处住呵
就连在台阶上坐一坐
警察也来踢我



汉城的饭店多啊
可我没的吃呵
就连在窗外看一会儿
警棍就往头上落



汉城的大官儿多啊
可谁也不来管我呵
路上想拦住他讲讲理
他往我脸上吐唾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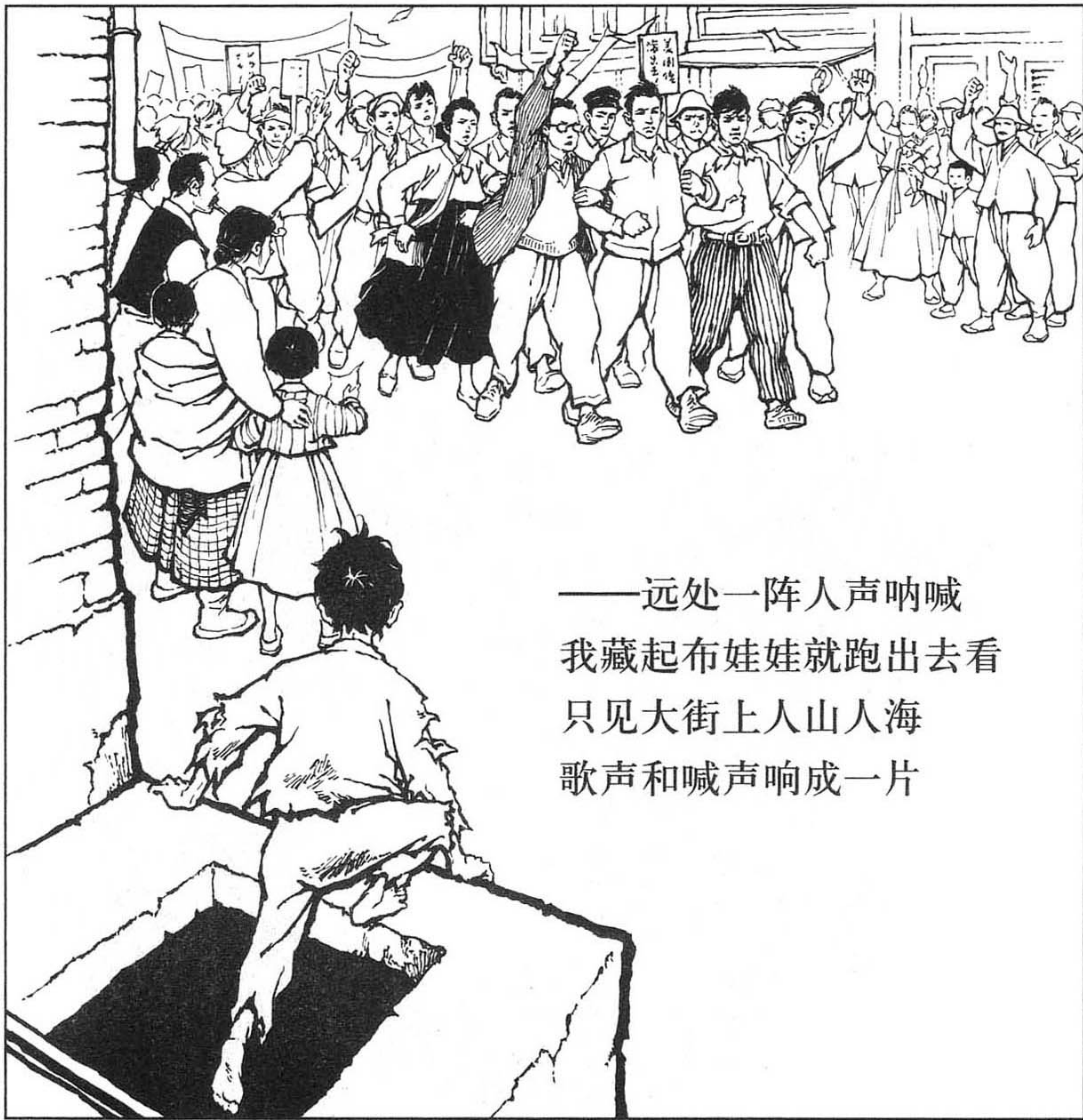
餐厅桌下捡点米粒
小姐的高跟鞋往我手上踩
酒吧门前捡块骨头
美国兵的大皮鞋往我身上踩

究竟为什么
哪儿有美国兵
我在哪儿要挨饿

这一年的端午节
我一天没吃没喝
坐在垃圾箱里想起家
心里好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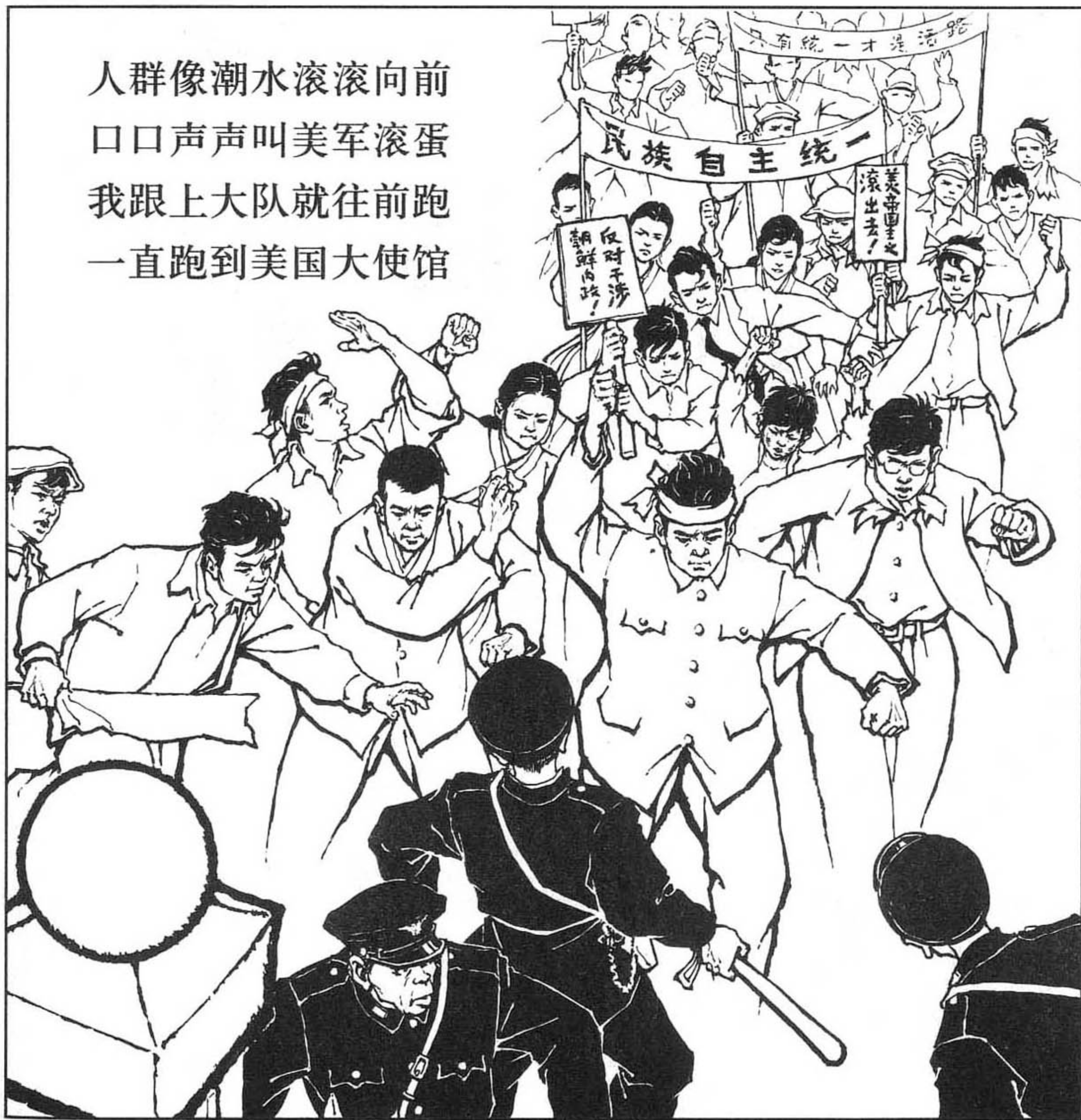
看一会儿布娃娃想一阵妈妈
看一会儿布娃娃想一阵爸爸
爸爸呀，你在哪里
我多嚒能见你的面





——远处一阵人声呐喊
我藏起布娃娃就跑出去看
只见大街上人山人海
歌声和喊声响成一片

人群像潮水滚滚向前
口口声声叫美军滚蛋
我跟上大队就往前跑
一直跑到美国大使馆





大人骂，我也骂
大人喊，我也喊
大人拿石头砸玻璃
我就到处把石头捡
——忽然
四处响起警笛
人们和警察打成一团
大使馆门前起了火
大街上全是黑烟

我跟着人群冲进了大使馆
砸了他的窗户摔了他的碗
对准大厅里的总统像
一石头打瞎了他一只眼



我高兴得浑身发热
真想把大厅点上一把火
——猛然身后两个警察
拧住了我的胳膊





我拼命挣扎，拼命叫喊
呼地，面前扑过一个大汉
嘭嘭两拳，把警察
打得滚出老远

一瞬间，我看出，他
是爸爸，正是爸爸
满脸是黑胡茬
头上多了块伤疤
——我呼地扑上去
嘶声喊着“爸爸——”
可是身后突然一警棍
打得我两眼发花
倒在地下





等我清醒过来，警察
正把我往警车上拉
我死命地又蹦又跳
不住声的喊着爸爸
爸爸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泪水
蒙住了我的眼睛
警车呜呜开走了
我在车里哭着呼喊
“爸爸！爸爸！我是冬木
我是你的
小冬木呵……”

我的布娃娃也死了
她在警察局
被撕得一片一片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什么呢

为什么在南朝鲜
连我的布娃娃也有罪呢





他们恶狠狠把我推进看守所
不给吃，不给喝
关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来了个老警察
绑着我的手，用小绳牵着我
一直把我拖进孤儿院，说
“你老实在这儿呆着
再敢去砸美国大使馆
你可别想活！”



孤儿院的墙真高呵
我是鸟儿也飞不过呀

孤儿院的门真厚呵
我有斧子也砍不破呀

孤儿院里十三个月
受尽了打骂，受尽了折磨

逼我学洋话
逼我刷厕所
鞭打、罚跪、饿肚子
这就是孤儿的生活



去年三月，半夜
把我们装上了轮船

官儿们说：“朋友们
这朝鲜地少人多
没法儿养活，盟国
博爱人道，接你们
去当小少爷……”说完
卡啦啦，船舱上了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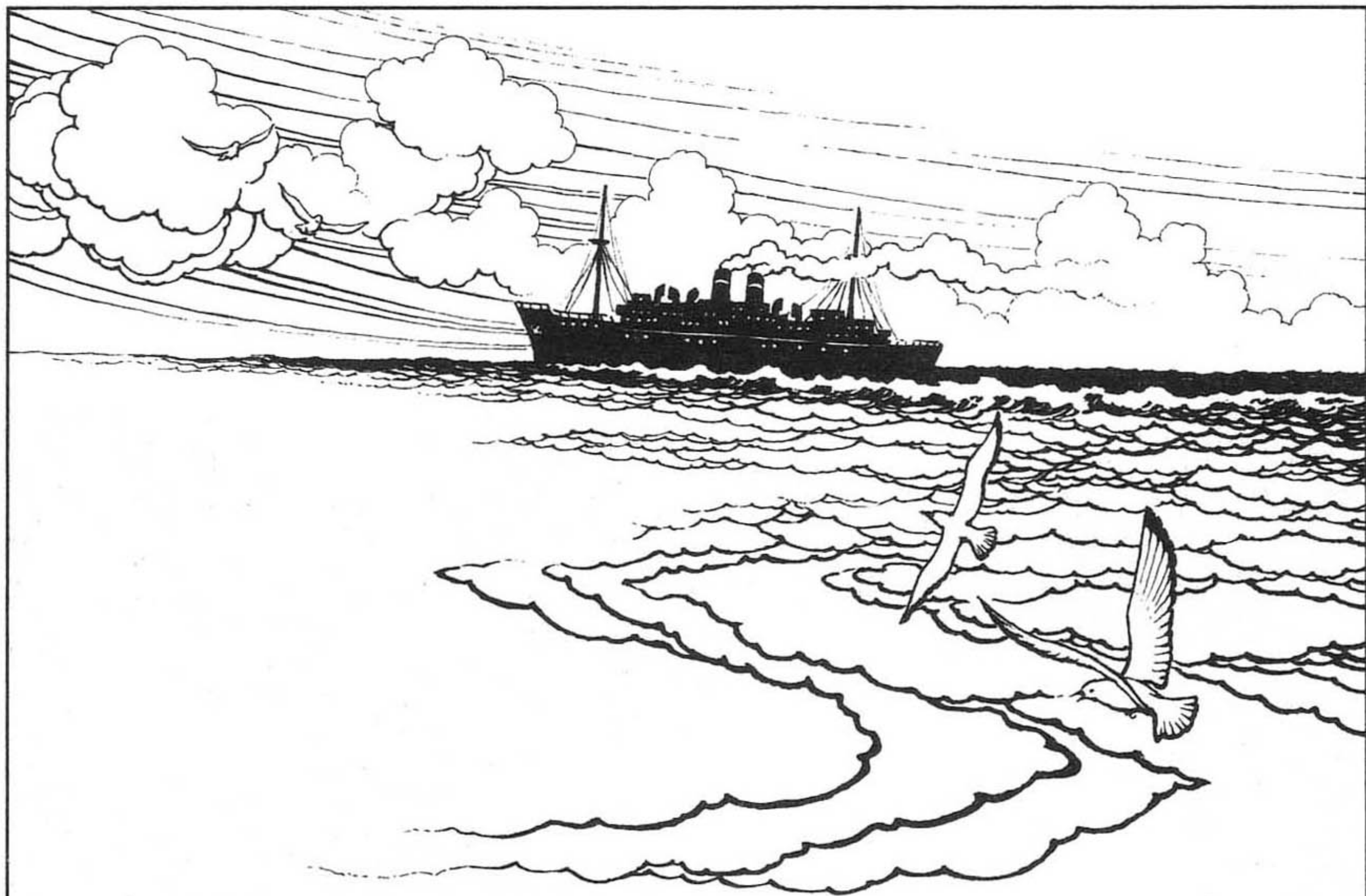


天刚亮，轮船
开出了港湾
汽笛在呜呜哭喊

我扒着船舱的小铁窗
最后望着朝鲜

望一眼目觅山，望一眼仁川
我的心像被刀子刺穿





……远了，远了
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眼前，只有这
茫茫的太平洋呵

茫茫的太平洋呵
你这么大，这么宽
为什么就洗不清
我这小小心灵里的
仇和冤

大海，用哭声
把我送到旧金山

黑夜里的亚美利加海岸
向我们瞪着无数鬼眼

警官像野狼，把我们
赶上汽车

黑洞洞的汽车，把我们
装进黑洞洞的旅馆



一个下雨的晚上
老板走进房间
身后跟着一个瘦子
长着一双斜眼
在我们中间
又挑，又拣



他走到我面前
用手杖拨着我的脸
看着，又用手杖
敲敲我的腰杆
大声说：“这一个多少钱？”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我可以卖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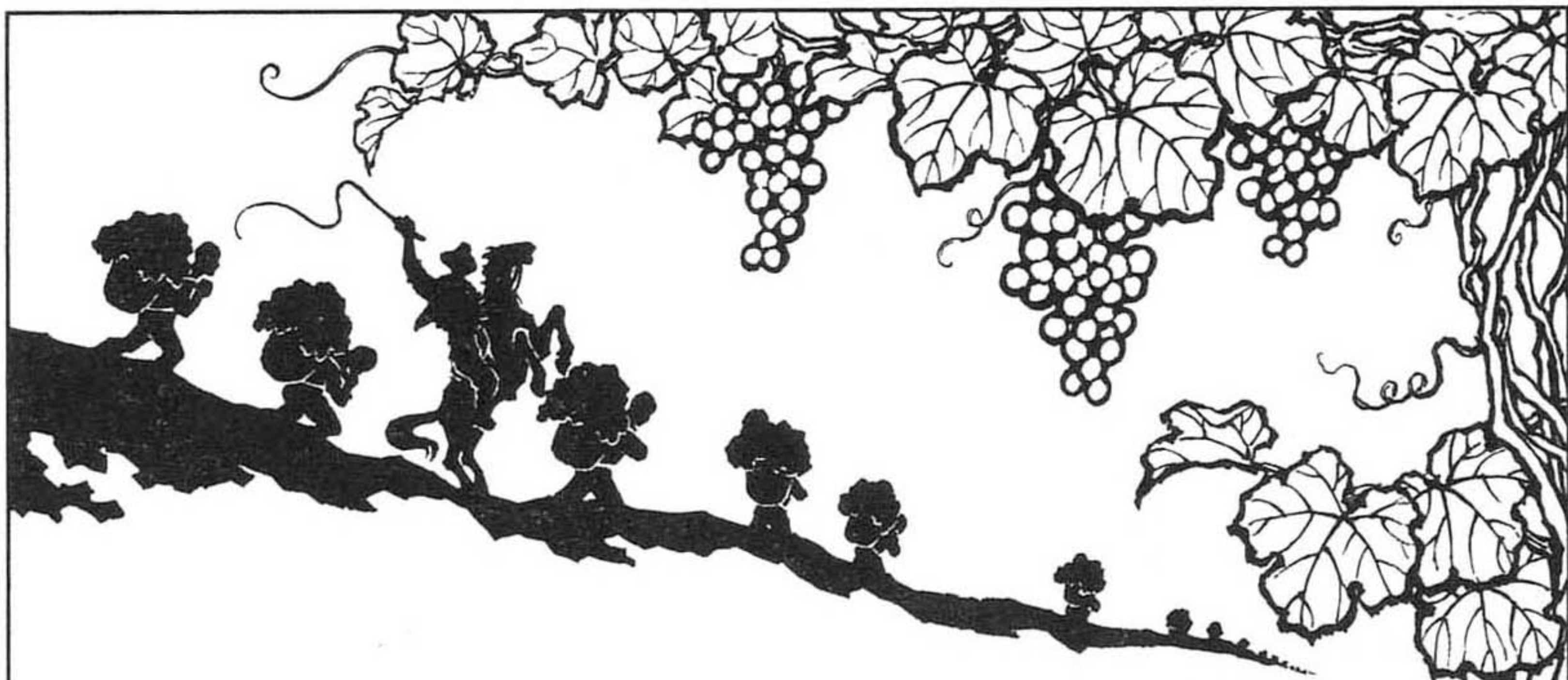


我，一个朝鲜孩子
只值二百美元

在汉城，一双美国女鞋
要卖四百美元

可是在这儿，只用
一只鞋的价钱
就把我卖了，卖在这
罗基山下的
最大的葡萄园





葡萄园的葡萄
又大又甜
可我的心呀
又苦又酸

葡萄园的葡萄
又大又圆
可哈尔特老爷的心
又狠又奸



哈尔特老爷，肥肉满脸
吃起葡萄呼呼真喘
像一口老猪，成天的吃
肚子还塞不满
——就是他，在这儿
是园主，在城里
是老板，在州里
又是议员

头一天，他把我叫到面前
说：“小家伙，你好好干
过几年，等朝鲜

有了我的庄园
我可以把你派
当个小督办！”



我听着，听着
心里忽然明白了
——原来把我弄来
为了帮你行凶，帮你赚钱

——我咬着牙，看着他
用朝鲜话说：“老杂种
你瞎了眼！”我慢慢
凑过去，他仰脸看着我
我照准他脑门子
嘭地就是一拳





他哇地一声怪叫
两眼瞪得溜圆
抓起一根木棒
打得我皮开肉烂

打得我皮开肉烂
把我扔进了马夫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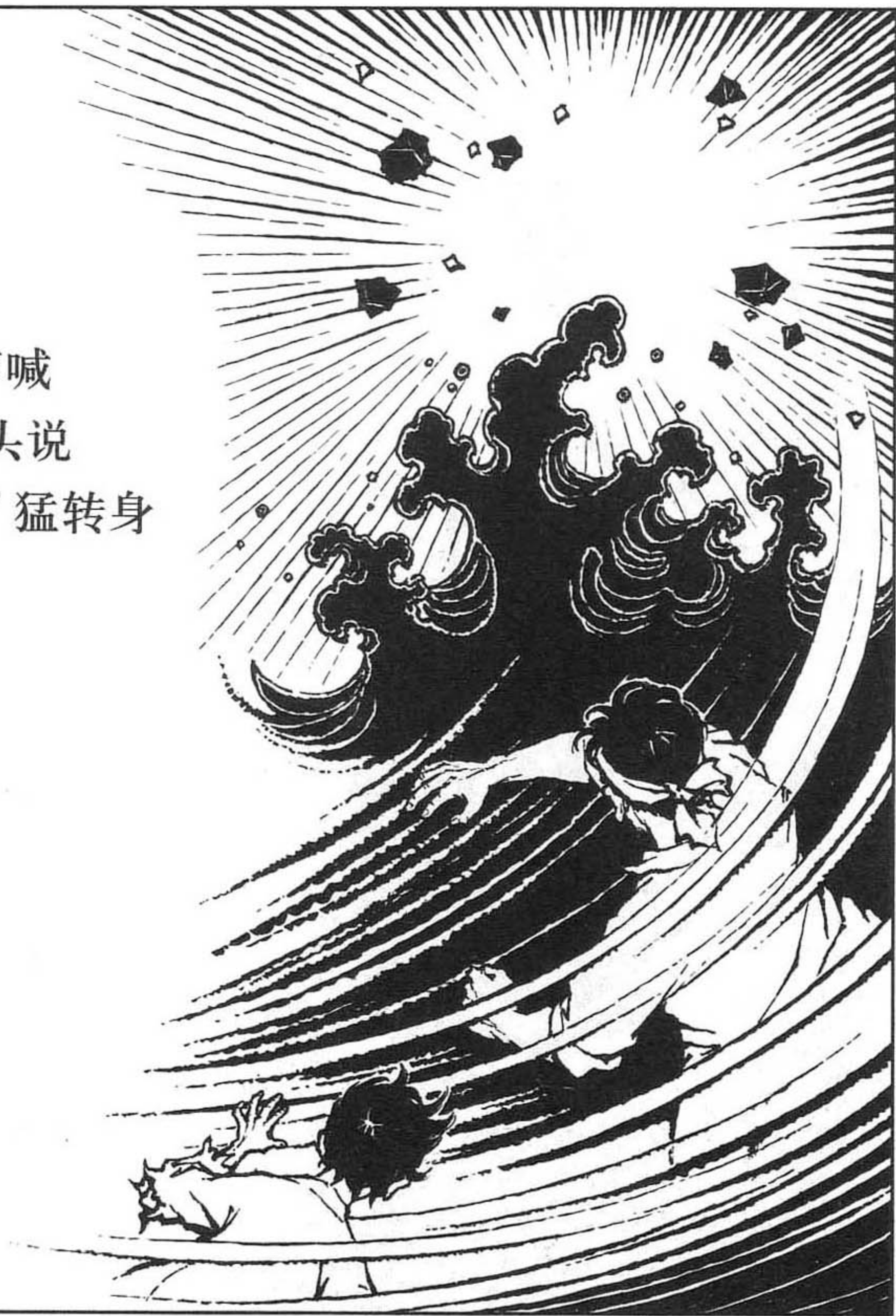
马夫的房间又黑又潮
我满身伤痕疼痛难熬
靠着墙角的一堆乱草
我昏昏沉沉睡着了





……我仿佛看见，山岗上
有一团火光，那火光
越来越大
越来越旺，火光里
站着一个人
举着铁枪，那人
越来越高，铁枪
越来越长，只见他
满脸胡子
眼眉挺长，额角
流着血，两眼
雪亮雪亮，紧盯着
远方

——谁
他是谁
我忽然看出
他是爸爸，我大声喊
“爸爸！”他一扭头说
“冬木，不要哭！”猛转身
向黑影投出铁枪
——突然轰隆隆
一阵巨响，大海
翻起大浪，大山
不停摇晃





突然间我醒了，睁开眼
我看见灯影下
一个黑人
站在身旁
他看着我，
不笑，不怒
不声，不响
我大声问
“你是谁？——滚开！”

他笑了，脸上
闪着油光，轻声说
“我叫杰克，黑杰克
和你一样！”
他掀起衣服，我看见

伤痕，一行连一行
他把我抱到
破床上，给我上药
给我洗伤，整夜
守在身旁



天傍晚，他告诉我：“记住
孩子，这亚美利加
像一条大船
漂在海上
船下边，咱们
穷人是板子
黑人是钉子
钉成了船底船帮
终年泡在水里
黑洞洞，没有阳光

可船上，坐着老爷们
喝酒，吃肉
或者偷偷地
向别的商船
开枪……”



三星没落天刚亮
有人在外边闹嚷嚷
杰克一骨碌爬起来
说：“少爷来了，孩子
你当心，这不是人
是狼！”



门哗地开了
一个人站在门旁
我一看，正是买我的
那个人，他满脸凶相
“上工去！快点
别等这鞭子
落到身上！”
鞭杆儿在门上
敲得叭叭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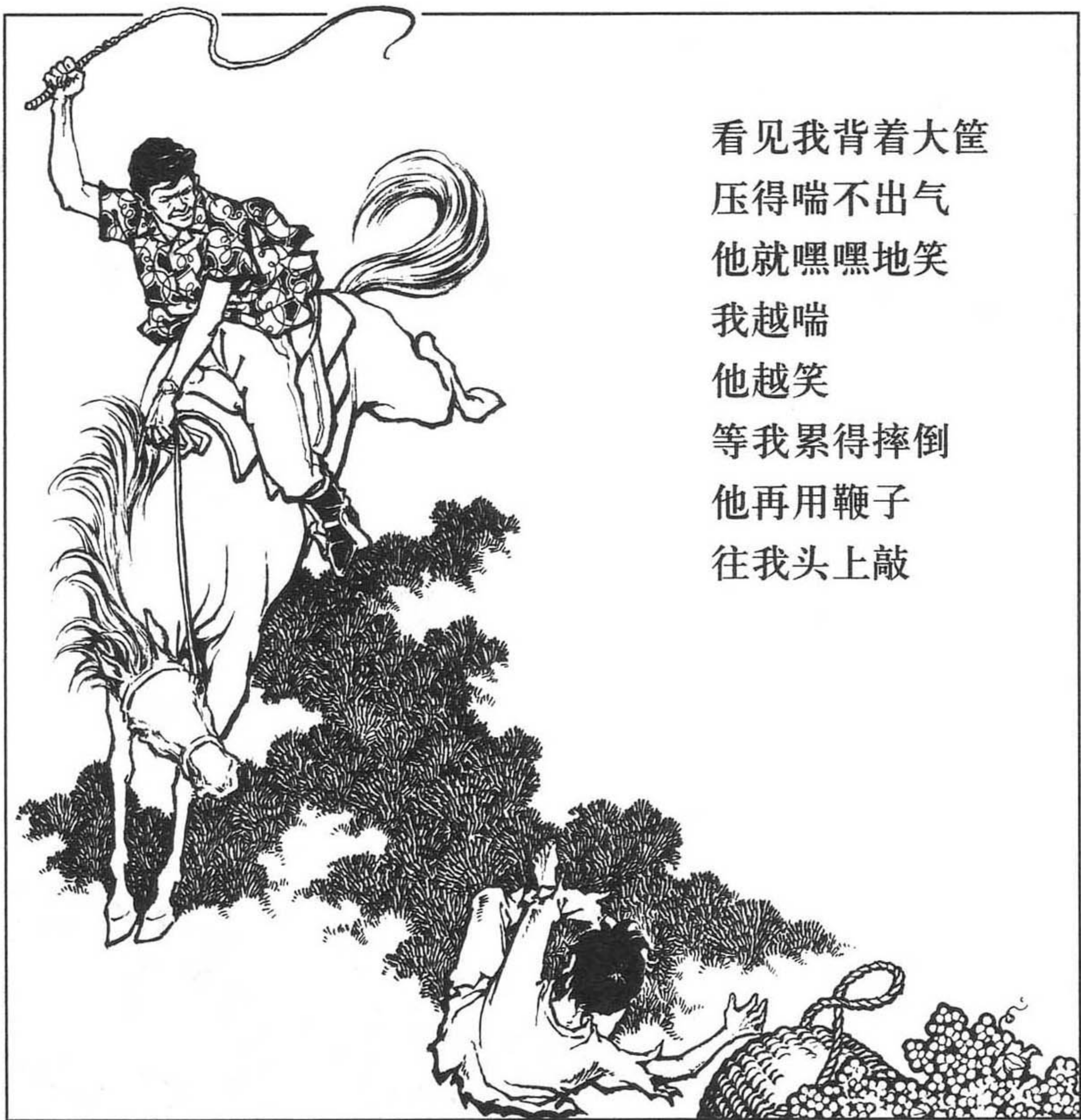
从此，我
不哭，也不笑
早晨，我给少爷的马
抬草，抬料
站到凳子上
给马刷毛



白天，上山背葡萄
紫红的葡萄
装在筐里比我高
压弯了脊背
压断了腰

可少爷，骑着马
在山间奔跑
挥动着鞭子
又喊，又叫





看见我背着大筐
压得喘不出气
他就嘿嘿地笑
我越喘
他越笑
等我累得摔倒
他再用鞭子
往我头上敲

晚上，他向老爷要了钞票
骑着马到城里胡闹
马上驮个女人
一边喝酒一边叫
可我，背着一身血泡
给老爷擦地板
给老爷的狗洗澡
然后找到狗窝去替狗看门
让狗在窝里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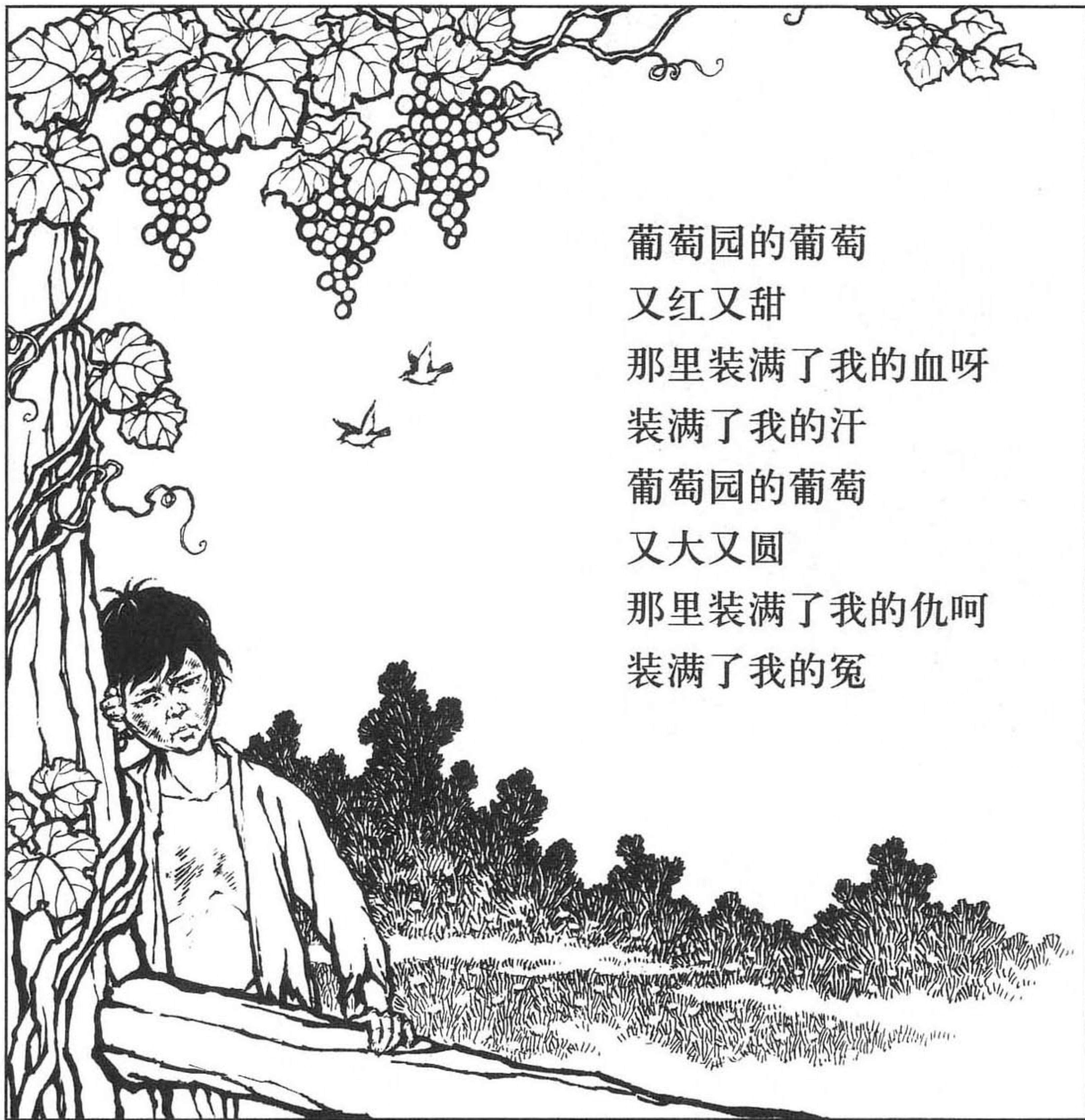


日子一天一天
过去了
我一天一天
变成小老头了

罗基山上的小树
一天一天长大了
十二岁的我呀
却一天一天枯萎了

马棚里的小马驹
一天一天长肥了
十二岁的我呀
却一天比一天瘦弱了





葡萄园的葡萄
又红又甜
那里装满了我的血呀
装满了我的汗
葡萄园的葡萄
又大又圆
那里装满了我的仇呵
装满了我的冤



半夜听见克罗拉多河水声
想起我家乡的白砂河

梦里听见妈妈叫
醒来是夜风刮树梢

黄昏望见罗基山
想起家乡的七峰山

五更听见爸爸叫
醒来是钟声在远处敲

我三次逃跑

三次被警察捉到

三次被皮鞭打昏

三次被铁链拴住两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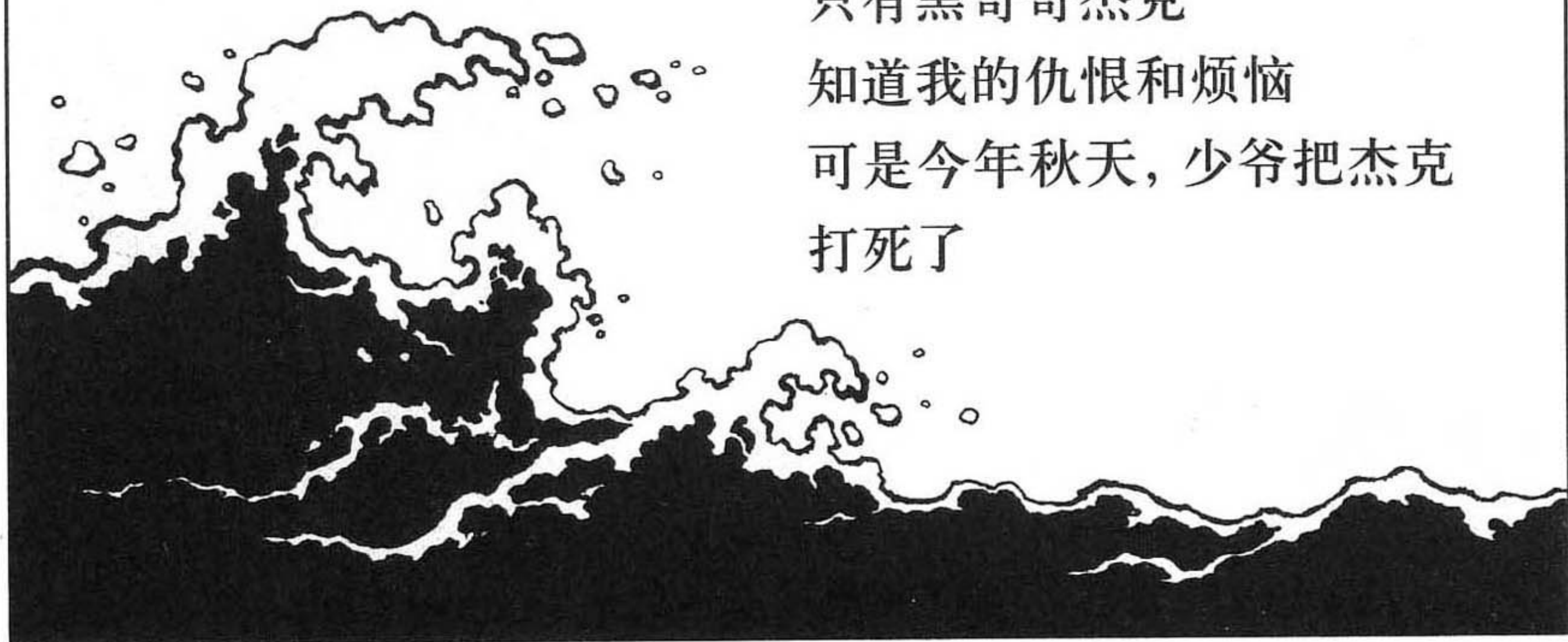
西望我的祖国呵
海宽浪又高

仰天喊我的朝鲜呵
朝鲜也听不着

我这满肚子仇恨呵
只有黑杰克知道



只有黑哥哥杰克
知道我的仇恨和烦恼
可是今年秋天，少爷把杰克
打死了



为什么打死了杰克

——老爷丢了钻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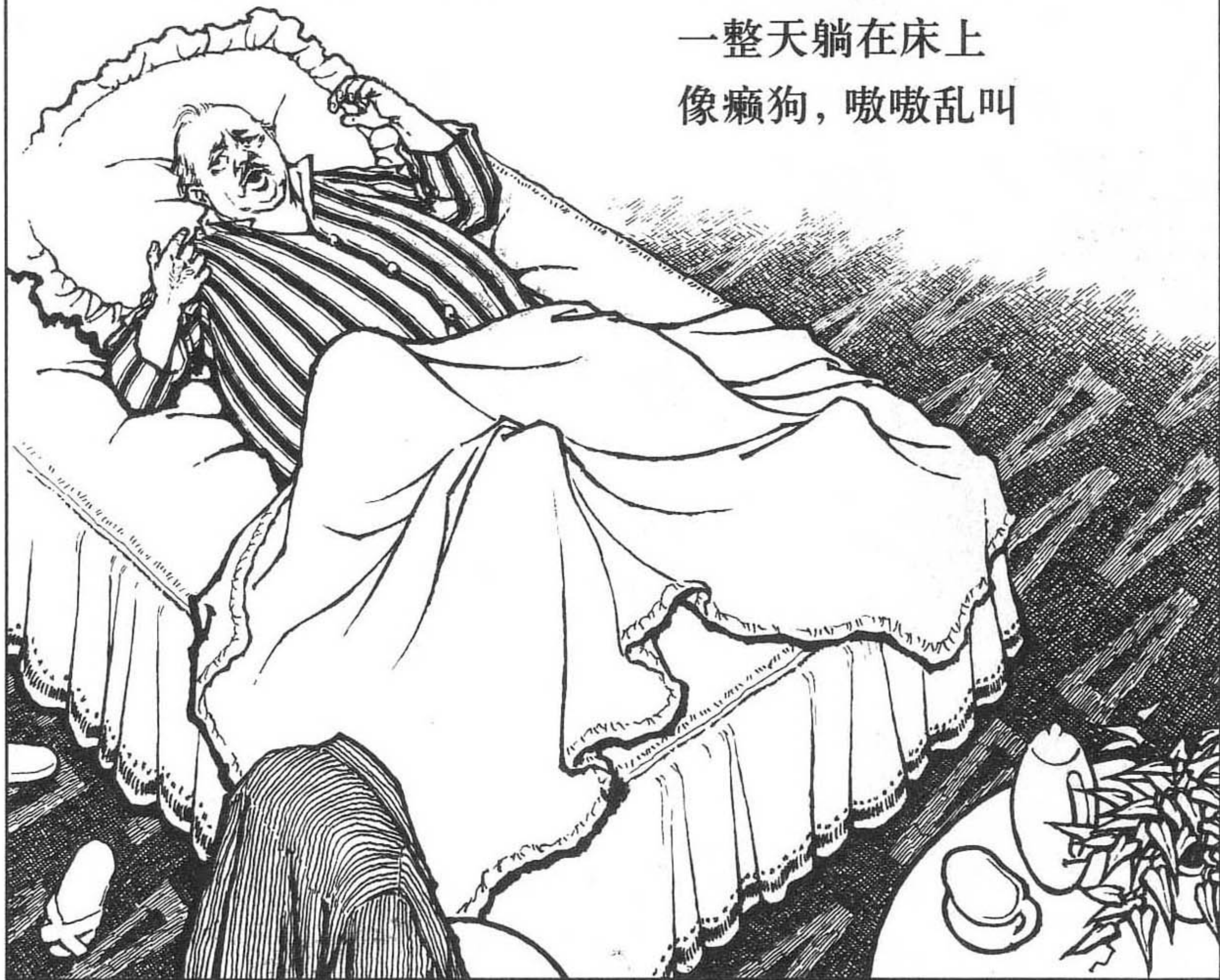
老爷丢了钻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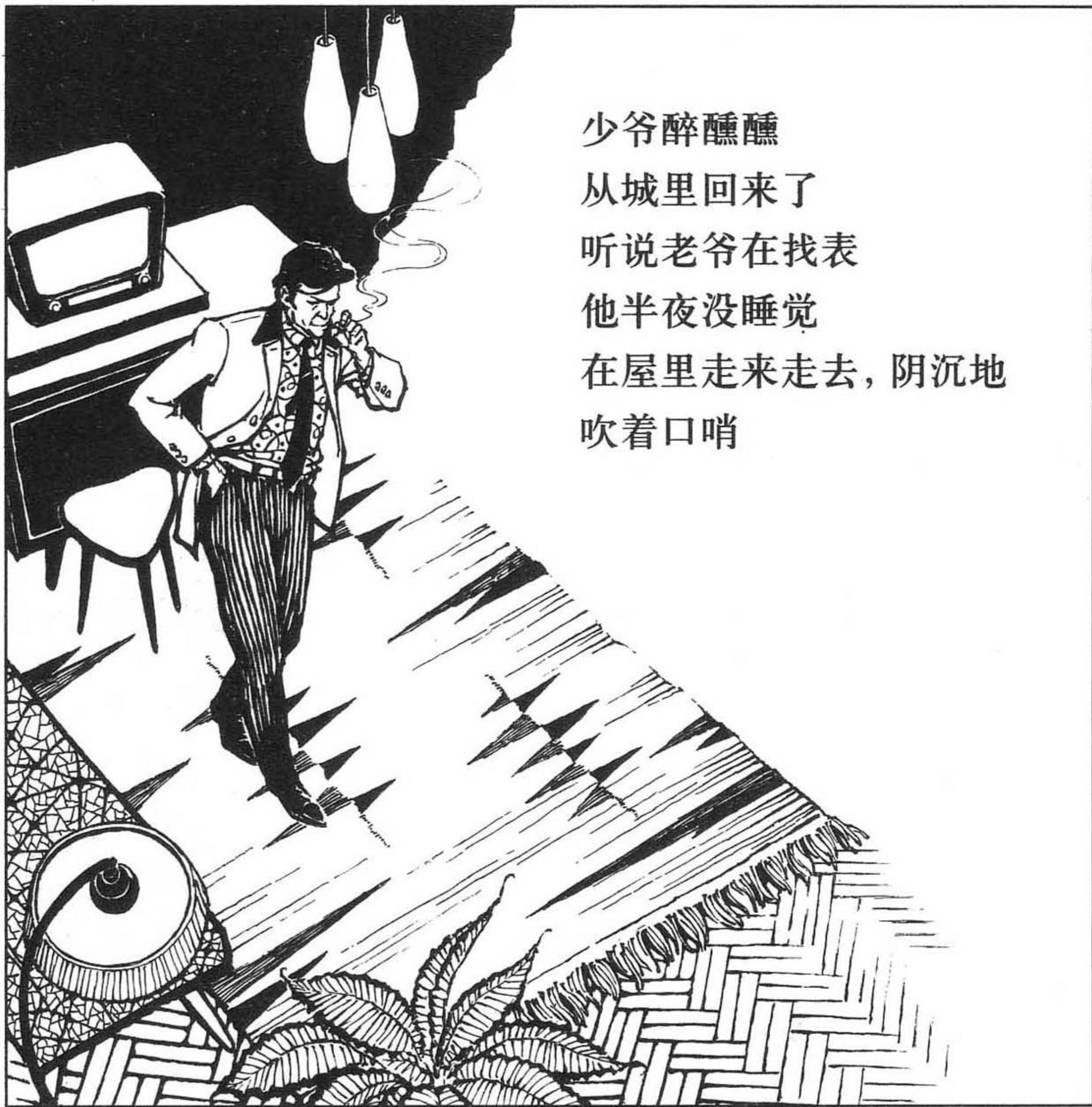
像发了疯，东找，西找

心痛得他浑身发抖

一整天躺在床上

像癞狗，嗷嗷乱叫





少爷醉醺醺
从城里回来了
听说老爷在找表
他半夜没睡觉
在屋里走来走去，阴沉地
吹着口哨

半夜他悄悄
把我叫去，瞪着鬼眼
朝我冷笑，说
“小家伙，我知道
是你偷了表，只有你
打扫老爷房间，不是你

还有谁呢？——去吧
跟我去找老爷，就说
你没钱，你想逃跑
不要怕，我可以给你担保
不打你，不罚你
也不要你赔表……”



我在他面前站着
站着，心里像火烧
我说：“少爷，你错了
我们朝鲜孩子，穷死
也不会偷你们的表！”

他叭地一拍桌子
像个疯狗吼叫
“是你也是你
不是你也是你，——反正
我要说是你
你就跑不了！”





说着喳地，掏出一把钢刀
两叠钞票，恶狠狠
往桌上一摔：“奴才
你看好：你是要钞票
还是吃钢刀？要钞票
你去认罪；要钢刀
哼哼，在美国死一个黄皮鬼
不如一根野草
怎么样？是死
是活，你自己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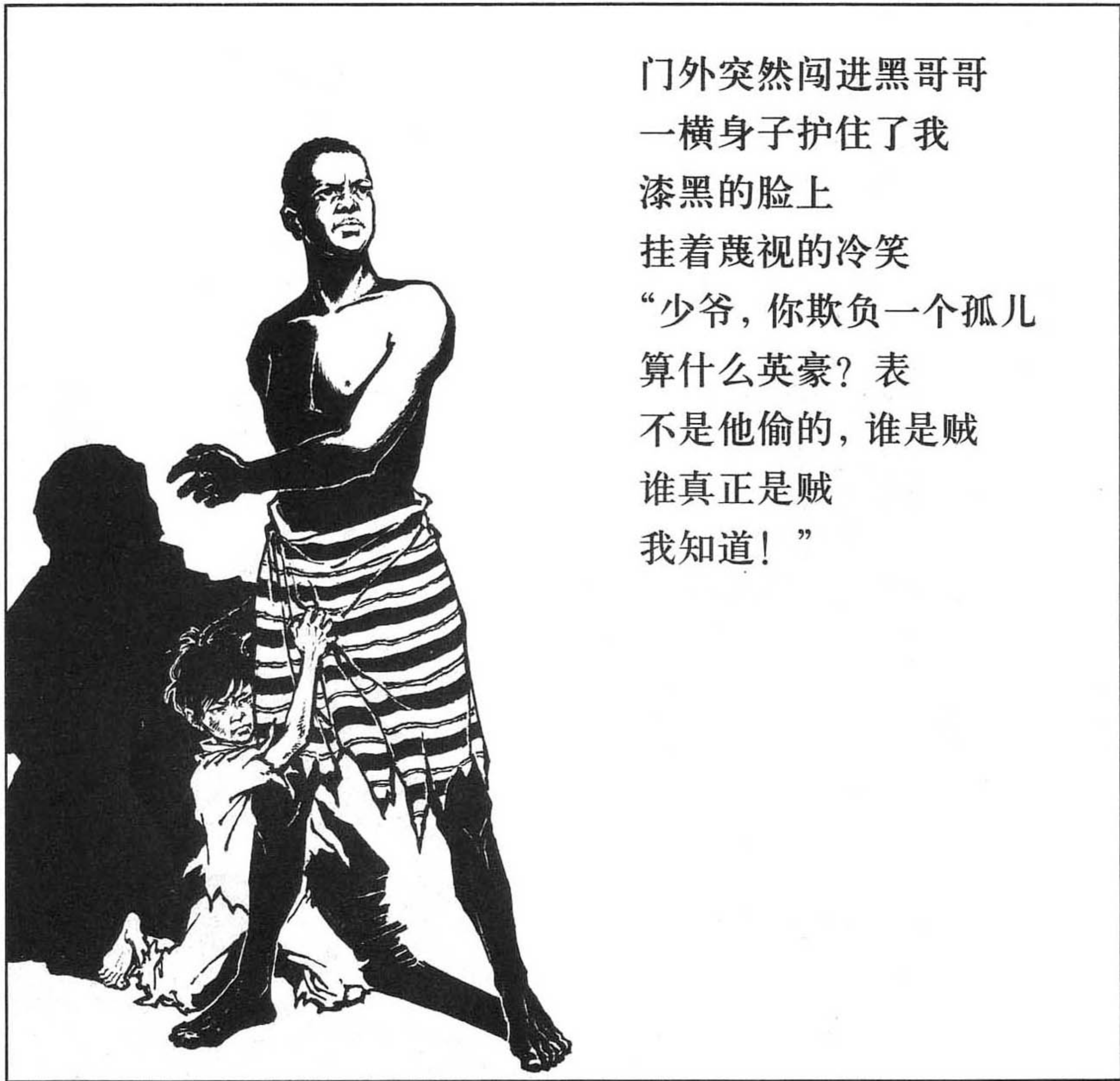
我看一眼钞票
看一眼钢刀
慢慢走过去，我说
“少爷，钞票
你收起来吧，你留着它

好造枪，好造炮
好当强盗
可是我——”
我一把抓起钢刀
刷地向他刺去



他猛一闪，刀落空了
他一脚踢在我后腰
又狠狠一拳
把我打倒





门外突然闯进黑哥哥
一横身子护住了我
漆黑的脸上
挂着蔑视的冷笑
“少爷，你欺负一个孤儿
算什么英豪？表
不是他偷的，谁是贼
谁真正是贼
我知道！”

门外忽然跑进老爷
穿着睡衣光着脚
拉着杰克，狼似地嚎叫

“告诉我，快告诉我
是谁，到底是谁
偷了我的表？”



杰克猛然转过身
大声喊着：“是他
是他，贼，就是少爷
昨天我亲眼看见
他从赌场回来
偷着翻老爷的钱包。”



少爷像个恶鬼，从后面
猛然抓起酒瓶，叭啗啗
打在杰克后脑
杰克一声惨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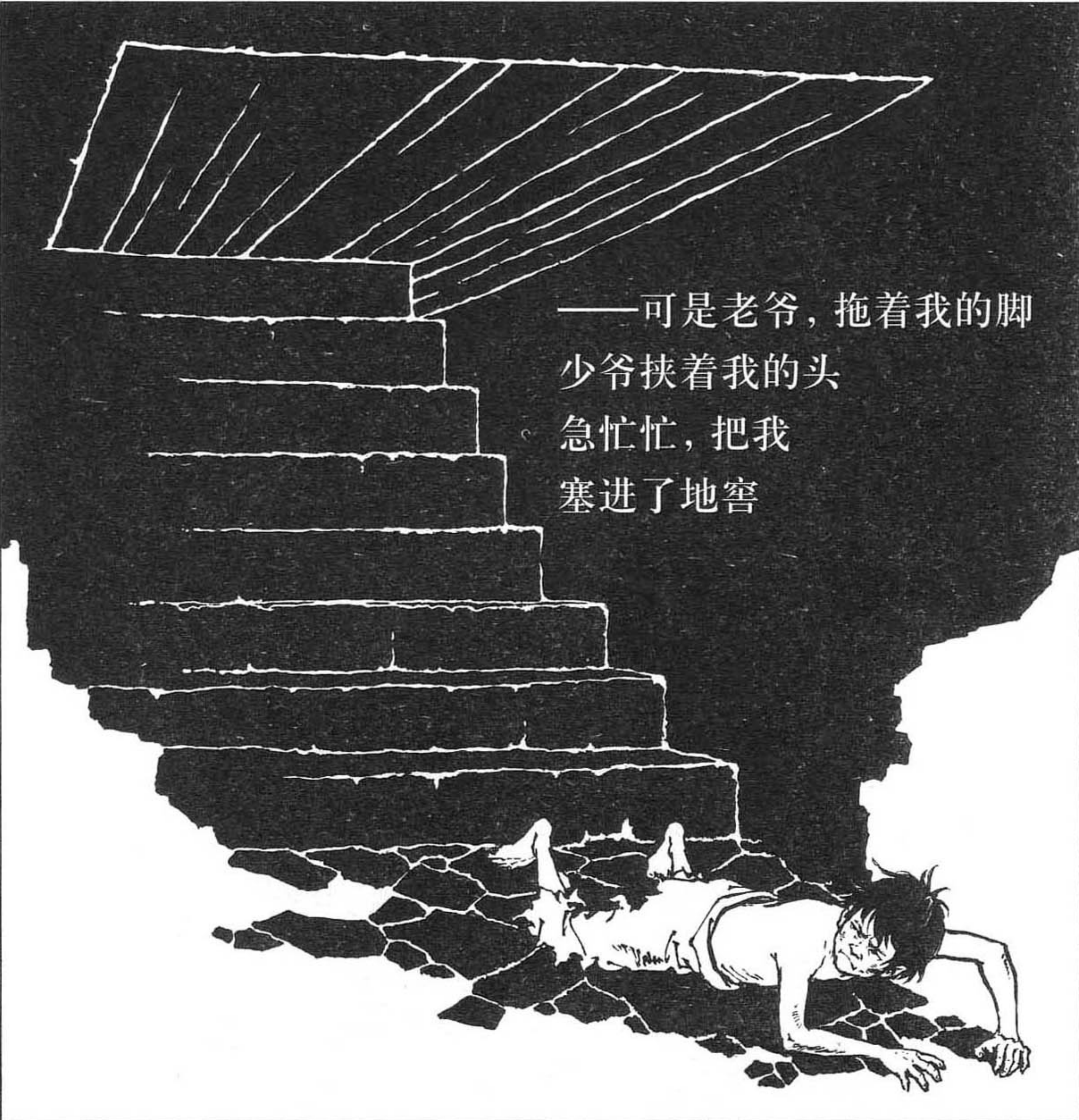





……我昏沉沉睁开眼
只见杰克倒在墙角
满脸是血，少爷
提着碎酒瓶狞笑
老爷，扶着门
喘着气，弓着腰

我满身像火烧
挣扎着爬起来，呼地
扑向少爷，又撕又咬
恨不得把他吃掉





——可是老爷，拖着我的脚
少爷挟着我的头
急忙忙，把我
塞进了地窖



黑哥哥杰克被打死了
哈尔特老爷的庄园起了风波

成千工人都进了城
满山葡萄烂了也没人摘



城里的酒厂都停了工
州里的黑人一齐涌上大街
可是州里的法官偏偏说
杰克向白人撒野
有罪的是杰克
不是少爷



只有我知道事情真相
可我被关在地窖

我在地窖拚命地喊着，骂着
捶着墙，跺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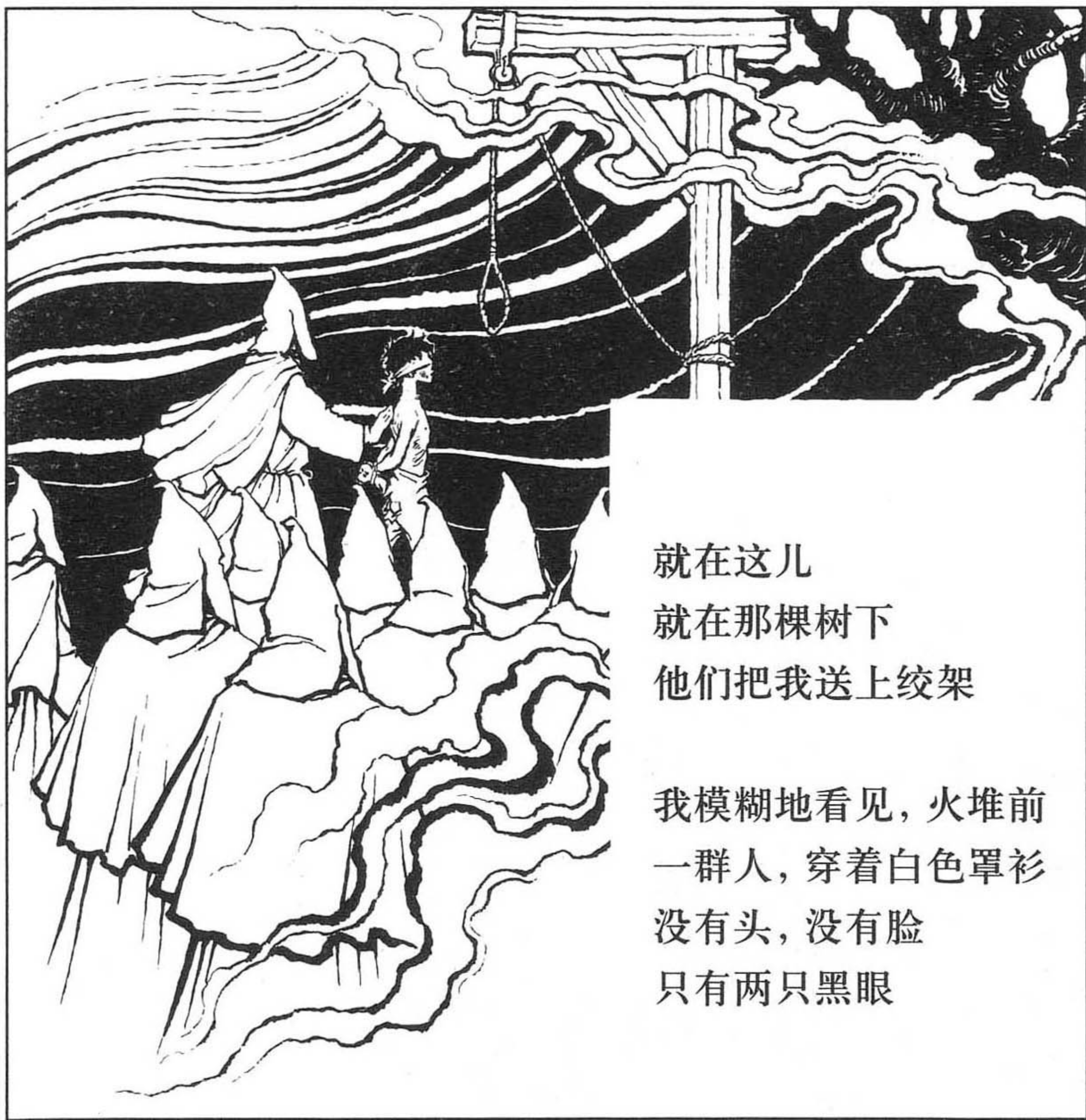
我想和大伙一起去报仇
一起去把老爷和少爷打倒
我喊哑了嗓子，骂干了嘴唇
捶破了手，跺肿了脚

最后，我靠着墙
慢慢昏倒



三天过去了
第四天夜里，我迷迷糊糊
觉得有人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拖出了地窖





就在这儿
就在那棵树下
他们把我送上绞架

我模糊地看见，火堆前
一群人，穿着白色罩衫
没有头，没有脸
只有两只黑眼

有一个人
站在我面前
拿着一张纸，在念
隔着罩衫，我看不出他
是谁，可我忽然听出

他是少爷
他在向我宣判，说我
是亚美利加的
罪犯



——热血，呼地冲上脸
我想跳起来，把他们
撕碎，踩扁
我要向全世界呼喊

我，一个朝鲜孤儿
和这亚美利加的老爷
少爷，究竟谁是
罪犯，谁该受到审判



亲爱的小朋友，现在
小冬木的故事已经结尾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
那木牌后面
还写着另外四行诗句





小 冬 木

诗：吕远 绘画：董洪元 开本：787毫米 × 1092毫米 1/48
封面画：董福章 责任编辑：何兵 印张：1.83 印数：1~2000
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发行：连环画出版社 邮编：100735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
社址：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印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编辑部电话：010-65122376 ISBN 978-7-102-04661-7
发行部电话：010-85114280 定价：13.00元

ISBN 978-7-102-04661-7

